

作品

黄永玉、汪钰林:

在无光的日子画个窗

特约撰稿人 罗雪村 文/图

北京火车站前街边过去有两条二三十米长的小胡同,叫“罐儿胡同”。

上世纪60年代,黄永玉一家四口搬到这儿。虽是新家,但“有窗而无光,言必四顾,行必踟蹰,求自保也”。如此窘境,如此不堪,三两句话难以道清。因邻家的墙堵住他家的窗,屋里白天也要开灯,否则度日如夜——他是多么渴望一个能迎接阳光看到鲜花的窗户。

想象在那些压抑的日子里,黄永玉怎样走回罐儿胡同自家的“罐斋”,在怎样的心境下,画了一个两米宽的大大的窗口,以舒展心胸。

上世纪80年代,冬去春来,黄永玉把这幅起名《窗口》的画送给挚友,补记曰当年“作此以自慰,然未敢奢求如今日光景耳”。窗外红黄两大丛灿烂的鲜花,红色不知什么花,黄色是迎春花,正沐浴阳光盛放。忽然想起神笔马良,这世上要真有那神笔该多好。

我至今留有一本购于1990年5月黄老的《罐斋杂记》,不仅喜欢他寓言式的文和画,也似乎会了“罐斋”二字里他的自嘲与他。

著名翻译家杨宪益先生曾这样描述黄永玉一家:“当时他的一家,他们夫妇和一双儿女,住在一座破宿舍楼的一间半房子里,那儿离北京站很近。我们成了好朋友,我和乃选每周要去他家两三次,一起聊天并且在他家吃饭。通过他这个中介,我们结识了其他许多画家,并且和他们都成了朋友。”

上世纪70年代,我常去北京火车站候车大厅画人物速写,也常穿行于站前胡同,那时候黄永玉先生一家尚住在罐儿胡同。

方极荒极寒,可天高地阔,一个孩子可以充满幻想,活得无拘无束。

1956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建校,他考取成为首届学生。1959年人民大会堂落成,次年,他为西藏厅创作大型壁画《西藏的新生》。

然而,时代蹉跎,他也难逃命运多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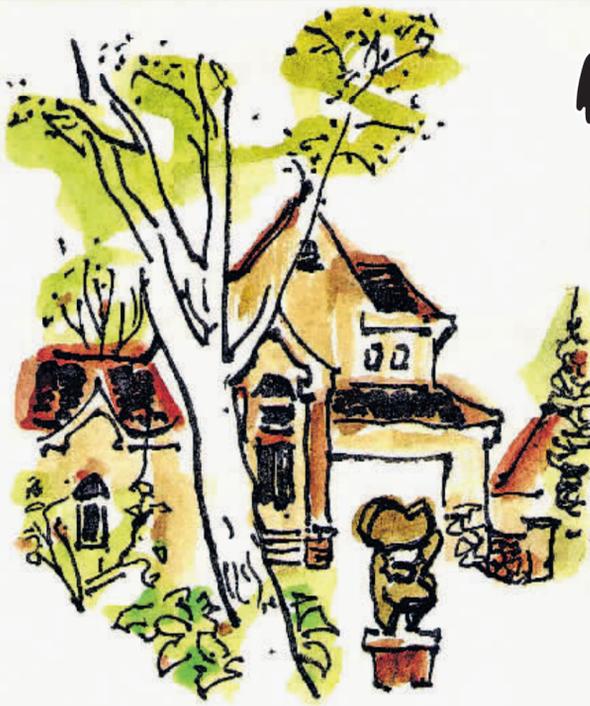
那时,我被他的美妙绘画,也被他的无拘无束吸引,时常走进他在西直门内大街51号幻灯制片厂内的家。

怎么形容他的家呢?借用他的描述:“从湖北‘五七干校’回到北京,住在办公楼底下窄条小屋里。我自己捡些碎砖片瓦,弄了一些白灰沙子,搭了间四平米的小屋,安装了一扇破旧旧木板门……”

在这间小得不能再小的屋子里,常有亲密同事过来与他探讨世道与人性……他也常给我讲他的老家北大荒,讲那儿的冬天,冰天雪地,一望无边,白茫茫里一个小黑点……很让我神往。

“您在北大荒,怎么学的画画呢?”

“这要感谢水彩,感谢大自然。小时候放牛,骑在牛背上,望着云



顺义太阳城黄永玉先生寓所 钢笔、水彩 2020年速写

朵,一看就是半天……”再说说那间小屋,昏暗得不能昏暗,他曾为小屋写过打油诗:

吾住半间二等房
不透空气不透光
顶上落土地冒气
夏夜闷闷冬夜凉
屋里刚挤一张床
纸笔墨砚堆桌上

欲辨形影识浓淡
自己动手开个窗
一个人没有什么,不能心里没有光。

从自己开的小窗,他看见:
高空大雁一行行
窗外百花正怒放
吾悔荒逝十五载
苦泪滚滚汇汪洋
好在,他赶上了回春时代。

他重返母校任教授,又重新忙碌于创作与教学。每次见到他,都会被他的激情与浪漫的理想所感染。有时,在《如歌的行板》旋律中,他会回忆那间“不透空气不透光”的小屋,讲起那个年代,他的老师祝大年先生知道他的住处后,经常从白家庄坐公交车来小屋看他……还有老师张振仕先生也常来……邱陵老师更是一到周日就来。“可老师来,我都没有条件在家请老师吃个饭……”

故事发生的那个非常年代已经过去,但清晰如昨。

黄永玉先生去年走了——什么样的绝境、低谷、败局,都会在活到99岁的时候变成笑话。他正好活到九十有九。

汪钰林老师健在,抚今追昔,他一半清醒,一半释然……



画家之家(碳铅笔) 1979年6月速写

豌豆青,豌豆黄

■刘琪瑞

每到初夏,我总会想起一只只小巧、饱满的青豌豆角儿,它们在我老家那片傍水的黄土地鲜亮着,散发出特有的清鲜之气,诱我乡愁如蜜。

我一直以为,豌豆花是庄稼地里最俏的,粉的紫的,蓝格莹莹的,像一对对展翅欲飞的花蝴蝶,更像一群活泼俏皮的乡下女孩子,扎着小辫儿,穿着花褂子,咯咯咯地笑着闹着。

当花褪残红、尖角才露,豌豆地里走来了我和小伙伴,一遍遍查验,终于等到豌豆渐满,豆角儿齐整整垂挂在秧蔓上,青绿得鲜亮,仿佛能洒出水来,召唤着馋嘴的小孩子。一只只小手儿轻轻摘下,剥开青青的皮儿,一包晶莹莹、圆润润的

青豌豆急切切滚出来,亮了孩子们的眼眸,一颗颗丢进嘴里,甜脆、清香,那可是老家当季最美的吃食。蹲在豌豆地里过过瘾,孩子们还要挑拣个儿大、胀鼓鼓的青豌豆,摘上一竹篮带回家,让娘做更多的美食。

最简单的吃法,就是煮豌豆。将青豌豆入锅焯水,加少许盐,咕嘟哪滚上两滚,一波波清鲜之气氤氲开来,直钻鼻孔,诱人涎水汩汩涌出,连皮带豆,风卷残云。青豌豆粒剥出来,还可煮成粥,记得我母亲还会蒸青豌豆饭,将青豆粒连同搓出来的青麦粒,掺了大米蒸干饭,一锅的青绿加白亮,吃起来鲜爽甜香,不用佐菜我能连干三大碗。

当豌豆秧蔓渐渐枯黄,风儿轻吹,豌豆角发出哗啦啦声响时,就

该收获了。堆在院场上晒一两个晴天,即可打场脱粒,不能用石碾碾,也不能用镇压器轧,豌豆经不起这些粗暴的手段,只能用平滑结实的棍子轻柔敲打,一颗颗圆滚滚的豆粒儿像一群群关在门里的小孩子,欢快地跑出来。

干豌豆磨面脱皮,或蒸烂做馅料,可做很多吃食。最有特点的,是“豌豆黄”,老作家汪曾祺在《吃豆》一文中,写了豌豆黄的制作方法:豌豆熬烂,去皮,澄出细沙,加少量白糖,摊开压扁,切成5寸×3寸的长方块,再加刀割出四方小块,分而不离,以牙签扎取而食。据说这是“宫廷小吃”。我小时候豌豆黄是稀罕物儿,不能这样铺张着吃,多是做馅包进馒头里,蒸成豌豆黄馒头,

吃起来喧软好嚼,满口都是沙糯糯的豆香味儿。

最美的,当属豌豆凉粉儿。需要将豌豆泡发、磨浆,再吊包去渣、沉淀制粉、熬煮定型,比较费工夫,一般人很少做,多是到小商贩那儿买。夏日的小巷里,常常传来一声声吆喝:“凉粉勒,豌豆凉粉,筋道好吃又解暑,快来买哟!”挑着担子的小贩走出来,案板上或洋盆里盛着青白色的豌豆凉粉,晶莹剔透一块方,稍一晃,颤巍巍的。来上一碗,切成透明的小块,浇上芝麻盐或麻汁蒜泥,坐在树荫下慢慢悠悠,那才叫过瘾呢。

一碗豌豆凉粉,会让人念起那方爬山虎环绕的小院儿,想起故乡夏日的风味……

栽花一年,看花十日

■钱红莉

我常骑行的湖畔,有一片杂林,多为银杏、晚樱、垂柳、枫柳、乌柏,也有黄桷三四,一年年,与旁的树自是别样,墨一般黑的主干,顶着一树蓬勃圆叶,姿态横斜,天生一份逸气。

暮春时节,正值黄桷花期。每当黄昏,我骑车一点点靠近它们,耳畔不自觉浮起台湾歌手孟庭苇一首老歌:

如梦如烟的往事/散发着芬芳/那门前美丽的蝴蝶花/依然一样盛开/小河流,我愿待在你身旁/听你唱永恒的歌声/让我在回忆中寻找往日/那戴着蝴蝶花的小女孩……

这世间,有树万千,但没有哪种树开花,会像黄桷这样如梦,如烟,如雾,复如诗。满树绚烂,望得久了,忽然有些感伤……黄桷的花近似孟庭苇的嗓音,迷离,哀婉,总要令人沉浸于往昔回忆。

黄桷的花,丝丝一般单薄纤细,又恰似扑满面粉,每一根线条似含着宝珠在泛光。当万千丝线绽于树冠,直如散开的烟花忽被定格,值得嵌入相框中,成为一幅幅时间之外的古画。

小时候的课本里,依稀有一篇《香山红叶》,一直以写的是枫树。多年以后方知,当是黄桷。

此刻的香山,黄桷齐开花,想必早已如梦如烟?

二

一位网友连续数日前往北京戒台寺,拍摄丁香花。近年,寺中用一顿罗汉斋,兴尽而返。这也是我喜爱的事情——宁愿走很远很远的辛苦路,去古寺丁香的阴影中,虚度一日——红墙白花,铃声三两,荡荡我心。

惜乎我所居住的城市周边,不曾有一座古寺,植一株古丁香。

丁香这样的树种,大约更适宜北地气候。不然,仅仅北京一地,何以法源寺、潭柘寺、大觉寺、智化寺、广济寺、恭王府中,俱植丁香?一株株,高树披雪,俨如玉骨冰肌。

有一年仲夏,往琅琊山寻访欧阳修醉翁亭。小园内,花木葱茏,芭蕉流翠。独独一株隋梅,令原本平凡的山,顿时添了肃穆古气。松、柏、银杏,注定与中国的寺院相伴相生,亦为寺院添了一层法度谨严。有一年深秋,路过云南深山古寺。寺中一株茶树,高耸入云。炽烈的阳光倾泻而下,满树红花如恒河沙数。树下伫立久之,深感异样,多年不能忘记。

而白丁香,则为北地古寺添了另一层静谧、柔和以及爱意。还是北京。每一年暮春,鲁迅故居总会迎来一个个读书人,只为看看先生当年手植的两株丁香。

一年年,我网络上看了多,对于那近百岁的两株丁香好貌,早已熟记于心:一株散成三枝,另一株分为两枝。满树白花披拂,如雪如瀑,仿佛大冷有冰。

三

我寄居的这座城市,遍植香樟,公园、广场、湖畔,无处不在。每每春来,花叶皆香。这些樟树,数年如一日地绿着,树冠广大庄严。风来,碧波一样翻涌。初春萌叶,仲春抱蕾,暮春花发。

小区内,樟树无数,十余年来,一株株,俱活成形貌高古之老者。每当夜气升腾,微风紫袖,花香盈窗,天上一轮峨眉月淡淡映照,树影憧憧,南窗前,独我一人静看……

樟树花,细小鹅黄,簇如繁星,香气清幽淡远,像故人。

四

另一户底层人家,植柑橘一株。终年如昨,着绿披翠,枝叶累累。这年年日日披着羽状复叶的柑橘树,像

极一位天生肅肅之人,神情凝重不苟言笑。橘叶的绿,绿得沉郁,分明沁了一层釉,加了重墨的,几近于松青色,颇似僧侣气质的笃定,似乎一下坐稳了江山。

近日,重峦叠嶂的叶丛中忽绽洁白点点,如若终年止语之人突然启口……心弦为之而动,满树绿翠间,略略衬着的这一牙牙洁白,如若深夜的星子坠落壮阔的海面,倏忽不见了。

柑橘花,过于瘦了,颇似出家人的清寒。斑斑声里,一朵朵,微小细淡,有远意,总归与人世隔了一层……

看柑橘花,心要静。柑橘、橙、柚,系芸香科柑橘属植物,故,无论橙花、柚花,抑或柑橘花的香气,均为苦香,闻之沁凉,心上淌过一脉流泉的凉。

五

这座城市西南郊有一湖。湖畔一角,移栽花木无数,映山红、木本月季、二月兰、大花马齿苋等。其中,另有一种不曾认识的灌木,四五株,春来嫩绿满树,秋来黄叶离枝。今年,忽然开了花,洁白如雪,平铺簇拥,如手掌伸开,外围一圈大花先开,三朵一簇,一朵五瓣。里层几圈抱蕾待发,细密如米粒,色泽鹅黄。

原是久仰盛名的琼花。前几年,每到春上,一次次动念启程扬州。做什么?去看琼花,顺便吃一碗刀鱼馄饨。古诗里不是讲,唯有生长于扬州的琼花,才会开么:扬州怕有归来鹤,曾见无双城里开。

到底,并非如此。琼花花期,大约两周。这一阵,晴晴雨雨间,枝头只零星几朵,一日萎似一日了。

六

古诗对于中国人的滋养是无尽的,大约也影响着我们的心性、人格。我正是在反复阅读古诗的过程中,一次次领略着汉语之美。

每年谷雨以后,总是条件反射想起杜甫的诗:圆荷浮小叶,细麦落轻花。这句诗的好,不仅仅表现出艺术层面的对仗之美、韵律之美、节奏之美,更是将时序与草木心心相印的那一层深刻关系轻轻点破。

天地间万物各得其所——无论池塘河畔,抑或田畴野畝。老藕新叶初发,圆圆小小的,浮在水面。咫尺田垄处,麦子细淡的碎花,随开随落。短短十个汉字,自然草木灵气尽脱。一个“浮”字,另一个“落”字,初初携手,瞬间让天地流动起来了。

小麦扬花之美,只有在乡下度过童年的人,方能领略一二。那星星点点的洁白,隐现于根根直立的麦芒之间,像一颗颗心,跃动于谷雨前后。

看小麦花,也要静下心来,最好蹲下来,方能看得真切。小麦先穗后花,为穗状花序,小穗具3至9朵小花。小麦花型微小,伶俜可爱,与稻花相若。

七

前阵,旅行绍兴,踏访鲁迅故居后,又往其老师寿镜吾先生家,小院墙上,悬一旧匾,仔细辨认,原是一首四言诗:

栽花一年,看花十日。珠璧春光,岂容轻失?彼伯兴师,煞景太烈。愿上绿章,献露屏绝。落款为“寿云巢”。

寿云巢,为寿镜吾之父,算是鲁迅先生师祖了。

历百年雨打风吹,匾上字迹早已斑驳模糊,仅仅“颯霖屏绝”四字依稀可见。

彼时,正值仲春,小院处处,花香染衣。这首四言诗,莫非提醒我们,要勤勉学问,珍惜眼前?不愧为诗书之家。

我们的一生,短暂如花开。倘不读点书看些花,当真乏善可陈。

贵阳诗词·本土优秀诗词作品选

春咏

杨柳荡青池,钱春春暮时。
东风多欢意,轻托落花枝。
张世莲(白云)

春游黔灵湖

云影浮高岫,山光映晚湖。
清风能慰我,静定一尘无。
王井飞(开阳)

暮春

春庭芳意老,幽径落花香。
一响婆娑雨,轩窗绿影长。
李荷莲(花溪)

谷雨

晴和三月,绿韵叙长风。
采撷春烟里,茶香几万笄。
刘兵(南明)

退休感怀

职场三十载,苦乐向谁倾。

风雨村庄走,霜雪街道行。
愚意争好手,入政作标兵。
万事随波去,空留逐浪声。
邹安富(清镇)

谷雨

就酒品三春,心湖步步深。
新秧逢谷雨,冬麦戴雪云。
戏浪鱼拍岸,凌空雁显身。
农人排野陌,杜宇赞芳芬。
袁久森(云岩)

暮春即事

已褪春装夏装,流莺软语燕飞忙。
山溪频载落红去,濯罢闲来手尚香。
何世洁(云岩)

采蕨

雪化冰消细柳斜,踏春览景上山崖。
采来蕨菜缠成捆,把个春天装进家。
刘君泉(开阳)

读书日过第三小学偶感

无论寒冬与暮春,摩挲小字最宜人。
想来旧卷重读日,过往青衿是我身。
刘泓(花溪)

遥寄

青鹤对唱小河边,喜耕桑麻好济贫。
屋后青松常寄傲,山中老鹤不知春。
读书寂静听鸟语,煮酒欢愉忆故人。
莫道柴门无远客,清风缕缕伴吾身。
杨芳(白云)

岩洞人家

我欲结庐入翠微,白云青鸟共忘机。
松阴睡起身如鹤,花径行来香染衣。
隔海雪崖连洞府,浮天云气发光辉。
四溟八表无年岁,莫道尘劳叩宝扉。
张兴(清镇)

观柴烧茶器

肌肤皴皱似开皱,此物原来泥土身。
烈焰千劫灼朴器,凤凰万彩舞红云。

落灰舍纳出蓝釉,焦燎承迎现紫痕。
火逼尘消盏水净,一杯入口始清心。
段翠萍(息烽)

酒好不怕醉

闲坐茶楼伴酒香,金樽小酌意悠扬。
清风拂面心神醉,明月窥人诗韵长。
且把浮华皆看淡,犹存雅兴任疏狂。
世间烦恼皆抛却,自得逍遥乐未央。
石建祥(白云)

登狼狗岭

平生最爱往攀登,南望山中作旅行。
闲雀声声鸣旷野,杜鹃点点绘丹青。
寒食过后樱花尽,燕子来时雨量增。
奋力抵达狼狗岭,万峰叠翠景呈明。
张江烈(开阳)

西江月·故乡

断壁残垣破瓦,茅屋旧院空床。风来尘土乱飞扬,清贫破衣烂裳。

岁月匆匆似梦,人生寂寂如霜。心中思排成行,挥手毅然北上。
常胜(观山湖)

西江月·客居贵阳有感

灯影相逢明月,远山雾绕高枝。风摇旧梦引清晖。醉卧空庭浅睡。
逝水流光无数,寄情春景新诗。无端又是盼归期。羁旅偶吟落泪。
袁才友(花溪)

杏花天·黔灵吊古

清晖空翠时相照。慢拾级、寻微载道。幽情渐逐飞花了。细听梵音袅袅。
春不语、闲凭闲吊。奈思量、武陵路杳。可怜身合烟霞老。回首那堪一笑。
李娜(乌当)

长相思·樱桃

玲珑心,玲珑心,染了流光谢了春,

酸甜说与君。

思而今,思而今,欲采韶华入绿樽,送春人不禁。
兰蓉(南明)

浪淘沙·营上春天

营上沐春风,燕掠长空。且观景象古村中,瓦舍明楼今尚在,名噪黔东。
高岭已桃红,蝶舞仙踪,田园金海说相逢。我本世间闲散客,笑看芳丛。
李明仙(清镇)

临江仙·过黔灵六角亭

独倚山前风寂寂,草台枯叶林深。几番飞鸟去来频。空门多少客,拜得数冬春。
绕柱蛟龙飞欲起,奈何未静凡尘。当年刀剑怎清心?如今唯自叹,悲喜任吾身。
杨茂(清镇)